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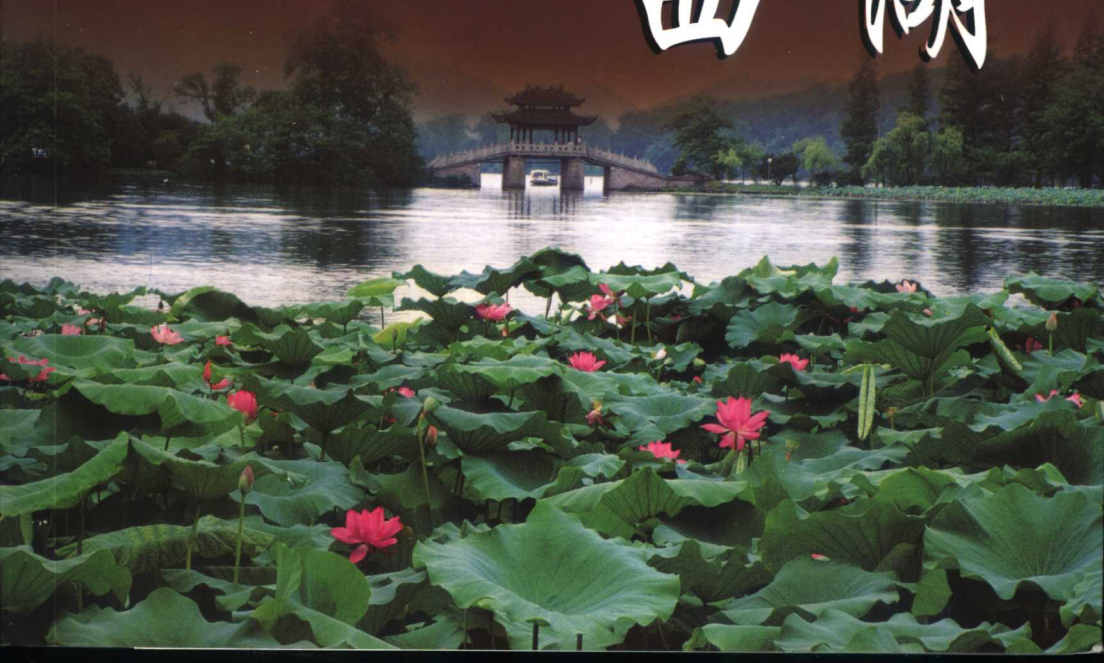
《名家人文地理》丛书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原著 俞平伯
撰文 陆 钧

与俞平伯

忆

西湖





《 名 家 人 文 地 理 》 丛 书

与俞平伯
忆
西湖

原著 俞平伯
撰文 陆 钧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俞平伯忆西湖 / 俞平伯, 陆钧著文; 张沐华等摄影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7.1

(名家人文地理丛书 / 钟桂松, 左亚琳主编)

I. 与... II. ①俞...②陆...③张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风光摄影—中国—现代—摄影集③浙江省—摄影集 IV. ①I216.2②J4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8556 号

与俞平伯忆西湖

原 著: 俞平伯

撰 文: 陆 钧

摄 影: 张沐华 张子昉 任鲸 徐彬 苗军 王晓明等

责任编辑: 张沐华

文字编辑: 左亚琳

美术设计: 李 瑾

责任校对: 杨爱英

责任出版: 朱毅平

出版发行: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5.5

插 页: 1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39-2420-1

定 价: 22.00 元

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，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。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夹岸高山，皆生寒树，负势直上，互相轩邈，争高直指，千百成峰。”
(吴均《与宋元思书》)

序

葛剑雄

读了这样的文字，富春江的奇山异水历历在目，令人目不暇给，心旷神怡。

古人早有“卧游”之乐，足不出户就能饱览大好河山。用文字描述自然景观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内容，从先秦的《诗经》至成书于公元六世纪的《水经注》，后人都可以通过其中隽永传神的文字，体会当时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，像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中对三峡的描述已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。

不过，自然景观的变化一般比较缓慢，在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条件下更是如此。所以古人描述的自然景观，大多能够保存下来，今天我们还能到实地观赏。即使由于人类活动与自然变迁的原因而使人产生沧海桑田的感觉，毕竟还有





踪迹可寻。相比之下,人文景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因为人文景观固然离不开自然环境,但更依赖于人和人的活动,所以都将随着特定的人或人群的离开而消失。即使他们的活动场所依然存在,也会因物是人非而失去当初的风貌。正因为如此,要了解和研究历史人文地理,离不开当事人直接或间接的记录,离不开历史文献。例如,要是没有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书的记载,今天我们面对齐国都城临淄的废墟时,至多只能复原出这座城市的规模、形状、布局等物的方面,怎么能想象出战国时“临淄之途,车毂击,人肩摩,连衽成帷,举袂成幕,挥汗成雨,家殷人足,志高气扬”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)这样繁荣兴盛的生动景象呢?

而且,与自然环境的变迁相比,人类活动的变换更迭不知要快多少倍。同样的地理舞台上,已经上演过多少人间的悲喜剧,也不知有多少风流人物和芸芸众生在上面现身和消失。这个舞台的变化可以以千年、万年甚至亿年为单位计算,但舞台上的人和事最多只能以年为单位,而在关键阶段,每时每刻都会出现新的变化,有时天翻地覆只在顷刻之间。对自然景观来说,或许有一两次记录就能满足相当长时期的需要,而对人文

景观而言,每种记录一般只能代表一个特定的时间,很难相互替代。真正的历史人文地理景观是留不住的,即使是记录的片断也弥足珍贵,出自文学大师、杰出学者手笔的更属文化瑰宝。

一般来说,自然地理景观可以用纯客观的标准来描述或计量。如用数据来反映高度、面积、体积、形状、结构、性质、温度、湿度、压力、浓度、密度等等,可以用图像来记录,也可以用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来描述或形容这些景观。但对人文地理景观,尽管也可以找到一些客观的标准和计量的途径,但更多的或者主要的还是通过人们的感受。所以同样的景观,在不同人的笔下,完全可以写成各种各样的文章,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说法。即使是同一个人,对同一种景观,在不同的年代或不同的场合也会有不同的反应。而且,由于观察能力和兴奋点的差异,不同的人会注意不同的局部或细节。但后人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或复原一种景观,正需要尽可能多的局部或细节。最先进的三维拍摄技术可以最逼真地显示一种景观的外貌,甚至穿透表面显示其内部的结构和变化,但至今还无法揭示人文景观所蕴含的情感、思想和意境。

对以往人文地理景观的记录和描述,既是历





史地理的主要依据,也是重要的人文资源,其中一部分还是优秀的文学作品,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这些文字还是了解作者心态情感的途径,是研究作者的依据。每当我们阅读到这些文字,不仅可以观赏已经远去的人文景观,还能伴随作者的情感去体验昔日的文化。一篇在目,一卷在手,虽仅一管窥天,一蠡测海,亦其味无穷。

浙江山水锦绣,民阜物丰,人文荟萃,名人辈出,历史人文景观极其丰富。通过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的这套《名家人文地理》,读者可以与鲁迅看社戏,与周作人乘乌篷船,与茅盾养春蚕,与丰子恺侃缘缘堂,与俞平伯忆西湖,与郁达夫游富春江。浙江是我的故乡,但离乡已四十五年,何况以我的年龄,早已无缘目睹大师们的见闻,所以同样迫切期待着这套新书。是为序。

2003年12月26日于上海

目 录

湖楼小撷	1
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	35
芝田留梦记	41
月下老人祠下	57
西湖的六月十八夜	69
雪晚归船	89



清河坊 95

城 站 109

打橘子 119

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 133

癸酉年南归日记 153



湖楼小撷

一 春晨

这是我们初入居**湖楼**后的第一个春晨。昨儿乍来，便整整下了半宵潺湲的雨。今儿醒后，从疏疏朗朗的白罗帐里，窥见山上绛桃花的繁蕊，斗然的明艳欲流。因她尽迷离于醒睡之间，我只得独自的抽身而起。

今朝待醒的时光，耳际再不闻沉厉的厂笛和慌忙的校钟，惟有聒碎妙闲的鸟声一片，密接着恋枕依衾的甜梦。人说“鸟啼惊梦”；其实这样说，梦未免太不坚牢，

1868年，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来杭讲学，执长湖上著名的书院诂经精舍。他的学生徐花农等，在孤山西麓六一泉畔觅得一地，筑屋数间，作为先生晚年休养之所。

当年的**湖楼**面湖枕冈，依山筑垣，间以修廊短篱，轩窗洞开，一揽湖光山色。后人为纪念俞樾，将此楼称作“俞楼”。

俞楼 / 1998年，俞楼按旧时风貌重修，辟为俞曲园纪念馆。





俞樾 / 俞樾，号曲园，晚清著名学者、经学家。道光会试时，以“花落春仍在”一诗，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而入翰林院。他的文集也因此名《春在堂》全集。



俞樾和孙俞陛云、曾孙俞平伯 / 湖楼落成时，俞平伯尚未出世。俞平伯入住湖楼则已是1924年了。



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。我只以为梦的惶怍破后，始则耳有所闻，继则目有所见。这倒是较真确的呢。

记得我们来时，桃枝上犹满缀以绛紫色的小蕊，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，便有半株绯赤的繁英了。“**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**”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，却也尽有翩翩而集的。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；涉想它的去时，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，也总是一例的了。此何必待委地沾泥，方始怅惜绯红的妖冶尽成虚掷了呢。谁都得感怅惘与珍重之两无是处。只是山后桃花似乎没有觉得，冒

“**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**”这是南宋诗人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诗中的名句。湖楼一夜听雨，清晨起来，湖畔已是满树繁英了，俞平伯就这样迎来了湖楼小住的第一个春晨。这让他想起陆游诗中的意境：夜雨后清寂的小巷，隐隐约约的卖花声。那种境界，时隔千年，依然动人心弦。

从俞楼看西湖 / 苏堤东浦桥。





雨中苏堤跨虹桥



着肥雨欣然半开了。我独瞅着这一树绯桃，在方棖内彷徨着。即如此，度过湖楼小住的第一个春晨。

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。

二 绯桃花下的轻阴

轻阴和绯桃直是湖上春来时的双美。
桃花仿佛茜红色的嫁衣裳，轻阴仿佛碾珠作尘的柔幕。它们固各有可独立之美，但是合拢来却另见一种新生的韶秀。桃花的粉霞妆被薄阴梳拢上了，无论浓也罢，淡也罢，总像无有不恰好的。姿媚横溢全在离合之间，这不但耐看而已，简直是腻

“西湖风景六吊桥，间株杨柳间株桃。”这是杭城百姓对西湖风景最通俗的描绘了。西湖**桃花**之盛，始于南宋。《咸淳临安志》载：“……包家山冷水峪，旧名桃源，花最盛处。”《武林旧事》则称：“关王庙满路种桃，号‘半道红’。”这地名至今犹存。早春三月，桃花开时，满目绯红，这是湖上最浓的春色。

白堤春色 / 绿杨拂岸，艳桃灼灼，繁花似锦。





孤山就在俞楼背后，一推窗便可见满山苍翠。当年俞樾执教的诂经精舍也在孤山脚下湖楼近旁。再往东，是中国最著名的印学团体西泠印社，康乾时的行宫，入藏《四库全书》的文澜阁……这座历史文化沉淀浓得化不开的山就这样和俞楼紧挨在一起。《孤山听雨》是昔日俞平伯写的一首诗。

稗畦草堂遗址 / 著名戏剧家洪昇晚年隐居于此。

人去想。但亦自知这种迷眩的神情，终久不会在我笔下舌端留馀其万一的。反正今天，桃花犹开着，春阴也未消散，不妨自去领略它们悄默中的言说。再说一句，即使今年春尽，还有来年哩。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”。湖上春光来时的双美，将永永和“孩子们”追嬉觅笑。尊贵的先生们，请千万不要厌弃这个称呼哟！虽说有限的酣恣，亦是有限的酸辛；但酸辛滋味毕竟要长哩。正在春阴里的，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，你们自珍重，你们自爱惜！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，而桃





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。你们如真不信，你们且觑着罢。春归一度，已少了一度。明年春阴挽着桃花姊妹们的赭红的手重来湖上，你们可不是今年的你们了，它们自然也不是今年的它们了。一切全都是新的。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无归，垂垂的待老了。

四月七日。

三 楼头一瞬

住杭州近五

年了，与西湖已不算新交。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“惜墨如金”。在往年曾有一首《孤山听雨》，以后便又好像哑子。即在那时，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。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，在南宋曾被



“小曲园”牌坊 / 拾级而上，就是孤山。“小曲园”即俞楼。



南宋小朝廷苟安杭州后，作为都城的杭州曾有过一段短暂而畸形的繁荣。南渡君臣如宋宁宗、贾似道等，日日消磨湖上，笙歌欢舞，纸醉金迷，一掷千金，故时人把西湖称作“销金之锅”。也有人写诗讽刺：“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

这三位先贤，都是与孤山颇有渊源的人物。白居易曾在孤山南麓的湖畔建有“竹阁”，为游湖憩息

号为“销金锅”，又是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，岂希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？像我这样开头就抱了一阵狂歉，未免夸诞得好笑。湖山有灵，能勿齿冷？所以我的装哑，倒不消辩解得，一辩解可是真糟。说是由于才尽，已算谦退到十二分；但我本未尝有才，又何尽之有？岂非仍是变相的浮夸？一匹锦，一枝彩笔，在我梦中么也没有见，只是昏沉地睡。睡醒了起来，到晚上还依旧这么睡啊。

迁入湖楼的第一个早晨，心想今儿应当早早的起来，不要再学往常那么傻睡了。我住楼上，其上之重楼旁有小台。我就登临一望。啊！这一望呀……

孤山远眺

